



水墨冬日

任随平

深冬的山野是一幅水墨长卷。

这笔触，从慵懒的晨光开始。乡居小院，必是依山而居，三山包围，村庄就仿若安躺在臂弯里的婴孩，而小院，便是这婴孩中的一个。晨光醒来的时候，风还睡着，小院静默着，墙头上干枯的草茎静默着，紧邻墙院的杨树静默着，不安分的便是啁啾的鸟雀，它们的梦似乎很轻，轻盈得不像梦境，暗红色的晨光翻过远山疏疏朗朗斜照过来的时候，这些鸟雀们便窸窸窣窣地醒了，翻个身，啄啄羽毛，挪挪脚步，轻盈的梦境就从尖喙边、翅羽上、挪动的脚步中跌落了下来。跌落下来的鸟声，最先摔在屋瓦上，青瓦，鸟声，触碰的那一瞬间便生出伶俐的乐声，这乐声打个滚儿就顺着青瓦的低凹处落了下来，迎着睡眼惺忪的徐风，落在窗棂边，挤进木格窗棂的罅隙，一声，两声，三五声，梦中的人辗转翻个身，便别过了梦中人。这时候，晨光也跟了进来，一绺一绺地落在被单上、眼眸中，任你怎样翻转都是挥之不去。于是，安睡的人们就彻彻底底地醒了过来。

人是村庄的灵魂，人醒过来，牛羊就跟着醒过来，吱扭作响的木门醒过来，狗醒过来，狗脖子上的铁链醒过来，立在门后的铁锹醒过来。

紧随其后的便是醒过来的炊烟。

年幼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这散发草木馨香的炊烟一定就藏匿在昨夜的烟囱里，若不是藏匿其中，怎么母亲推门而入的间隙，便有袅袅娜娜的炊烟萦绕着，盘桓着，绕过屋脊，绕过倚墙而立的杨树枝柯，轻轻柔柔地曼妙着，悠扬着，不肯离去。后来有一日，我就爬在对屋的木格窗棂前望着厨房，当母亲推门而入的那一刻，我就双目紧盯，我要亲眼目睹这袅娜的炊烟随着母亲的到来而优柔地爬上烟囱、悠扬在瓦屋之上，哦，是母亲在经历了一阵繁忙之后，才扯过灶门前的柴火，点燃了草木，这梦一般韵味的炊烟才从烟囱中升起，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切地知道，炊烟是母亲点燃的温暖，是母亲在一夜休憩之后燃起的新的希望。

至此，我深深地迷恋上了馨香的草木味道，无论晨昏还是午间，只要见到炊烟升起，我的内心深处就有新的力量诞生，那暗藏了淡淡阳光味道的馨香就会充盈心胸之间，勾勒出冬之迷丽，冬之旖旎。

其实，水墨洇染的冬之黄昏，同样令人惊叹。此刻夕晖顺着山巅柔柔弱弱地斜照过来，懒洋洋的，现出几分不舍，这时候，众鸟归巢，在村庄的上空。冬日的天空明净高远，翔集的鸟群背负着余晖，盘旋，俯冲，间或之间，它们箭一般俯冲下来，越过杨树林，越过低处封冻了的小河，向着远山而去；间或之间，它们扑棱着优雅的翅膀，寻着一棵高树突兀的枝柯而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变幻多端，瞬息之间，让你我的眼眸为之忙乱，为之迷离。立于屋檐之下的人斜斜地望向天际，那安卧高树顶端的鸟窝正迎着殷红的夕光，剪影一般映照在你我的眼眸之中，眼眸深处，是起伏的瓦楞，是风吹草动的墙头，一切都是那么安详，那么静谧，就连黄昏来临时的犬吠这时候也是安谧着的，画幅一般。

画幅之外，是穹苍的留白，加持着梦和希望。

及至暗夜来临，村庄和村庄养育的万物，画卷合卷，轻轻盈盈走进了梦境深处。

冬梦渐远。

小时

候洗碗

父母告诉我和弟弟，谁最后一个吃完饭，谁就负责洗碗。弟弟比我小六岁，所谓比赛结果就只有一种结果。平常里一家四口人正常用餐还好，也就十个左右的饭碗；若碰到农忙时节，请来帮工的左邻右舍较多，那大大小小的碗碟有二三十个之多，光是筷子就有十几双，清洁干净还真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个年代，没有清洁剂、洗碗球这一类辅助碗筷清洁的程序于是很有讲究。农村里洗碗的神器是晒干的老丝瓜络，要是没有，那就便是纯手工。那时，我还没有灶台一般高，需要站在家里的小凳子上，整个人的上半身几乎要伸进锅子里才能洗到碗。第一遍先用比较热的水给碗筷去油污，然后再温水清洗第二遍、第三遍。洗碗之后，要把碟子、菜碗、饭碗、酒杯里的水倒尽，再用干净抹布稍作擦拭，然后分明别类地码好放入厨柜里。

因为做事有时毛毛糙糙，我龙建雄破过几次碗。自认为做了天衣无缝地处理，但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因为那时家里的碗一般会在碗底做数字记号。父亲说，不要紧，只要敢于承认是自己打破的就可以了。

现在安排女儿洗碗，就是要她掌握做家务的本领。

因为有了专门的洗碗清洁剂，还有洗碗手套、纳米清洁棉等辅助工具，如今洗碗用不着热水、温水、冷水轮番上阵，这比以前不知方便和进步了多少个档次。不过，高效的洗碗还是需要有所讲究。先要把碗、筷、锅、盆、碟、杯里的残羹剩饭作预处理，继而将它们由大到小、从下而上有秩序的叠放灶台上。第一次清洗之时，依反序进行洗涤和摆放，待第二遍流水清洗时，叠放顺序又恢复了由大到小、从下而上。用专门洗碗的洗涤剂洗碗，不需要多次换洗，流水一冲就油污洗尽，光滑如新。洗净过后，把餐具依习惯放入消毒柜里，电脑程序一设置，高温清毒、蒸干一气呵成。收拾妥当，女儿顺势把洗碗手套用清洁剂稍作清洗，在灶台的洗碗槽里轻轻一甩，然后将它们晾晒在窗户边的挂勾上，洗碗就此完成。

女儿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也打破过家里的饭碗，她兴高采烈的跑出来告诉我，爸爸，爸爸，碗掉在地上，碎的一声怎么就不见了？看着她可爱的样子，我赶忙告诉她，只要没有伤害到自己就没有关系，但下回一定要多加注意。

小时候洗碗，是父母在倾心教育我们要养成爱家、持家的优良传统；成人父母之后还洗碗，是在用心给自己孩子做爱家、持家的优秀榜样。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角色，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间烟火。一种是达己，一种是渡人。

不要小瞧洗碗这件普天下人家里再普通不过的事，这是家的延续，这是父慈子孝间的甜蜜，亦是每个小家庭里的一件幸福事，好的家风不可丢。

冬梦渐远。

记得我小时候洗碗，是吃饭快慢的一场竞赛游戏。

父母告诉我和弟弟，谁最后一个吃完饭，谁就负责洗碗。弟弟比我小六岁，所谓比赛结果就只有一种结果。平常里一家四口人正常用餐还好，也就十个左右的饭碗；若碰到农忙时节，请来帮工的左邻右舍较多，那大大小小的碗碟有二三十个之多，光是筷子就有十几双，清洁干净还真需要花一些时间。那个年代，没有清洁剂、洗碗球这一类辅助碗筷清洁的程序于是很有讲究。农村里洗碗的神器是晒干的老丝瓜络，要是没有，那就便是纯手工。那时，我还没有灶台一般高，需要站在家里的小凳子上，整个人的上半身几乎要伸进锅子里才能洗到碗。第一遍先用比较热的水给碗筷去油污，然后再温水清洗第二遍、第三遍。洗碗之后，要把碟子、菜碗、饭碗、酒杯里的水倒尽，再用干净抹布稍作擦拭，然后分明别类地码好放入厨柜里。

因为做事有时毛毛糙糙，我龙建雄破过几次碗。自认为做了天衣无缝地处理，但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因为那时家里的碗一般会在碗底做数字记号。父亲说，不要紧，只要敢于承认是自己打破的就可以了。

现在安排女儿洗碗，就是要她掌握做家务的本领。

因为有了专门的洗碗清洁剂，还有洗碗手套、纳米清洁棉等辅助工具，如今洗碗用不着热水、温水、冷水轮番上阵，这比以前不知方便和进步了多少个档次。不过，高效的洗碗还是需要有所讲究。先要把碗、筷、锅、盆、碟、杯里的残羹剩饭作预处理，继而将它们由大到小、从下而上有秩序的叠放灶台上。第一次清洗之时，依反序进行洗涤和摆放，待第二遍流水清洗时，叠放顺序又恢复了由大到小、从下而上。用专门洗碗的洗涤剂洗碗，不需要多次换洗，流水一冲就油污洗尽，光滑如新。洗净过后，把餐具依习惯放入消毒柜里，电脑程序一设置，高温清毒、蒸干一气呵成。收拾妥当，女儿顺势把洗碗手套用清洁剂稍作清洗，在灶台的洗碗槽里轻轻一甩，然后将它们晾晒在窗户边的挂勾上，洗碗就此完成。

女儿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也打破过家里的饭碗，她兴高采烈的跑出来告诉我，爸爸，爸爸，碗掉在地上，碎的一声怎么就不见了？看着她可爱的样子，我赶忙告诉她，只要没有伤害到自己就没有关系，但下回一定要多加注意。

小时候洗碗，是父母在倾心教育我们要养成爱家、持家的优良传统；成人父母之后还洗碗，是在用心给自己孩子做爱家、持家的优秀榜样。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角色，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间烟火。一种是达己，一种是渡人。

不要小瞧洗碗这件普天下人家里再普通不过的事，这是家的延续，这是父慈子孝间的甜蜜，亦是每个小家庭里的一件幸福事，好的家风不可丢。

冬梦渐远。

澧兰

当花开的感觉
，随着连风的经过纷纷飘落

我的心已经随你飘走
当你的窗灯逐渐隐退

我的心底流动的歌声再也无法听见

当美丽的高铁缓缓启动

有一支记忆中叮咛的音符

一步一步沉入我心海的最深处

我们的故事

因为你的挥手似乎逐渐远去

又似乎晨光搁浅在溪流绕来绕去

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神秘

在伸手可及而又天使般幻觉的时刻

我和你的目光道别

却担心彩霞一样消失

我竭力想象着重逢的期待长满光芒

我和你的目光开始倾诉着什么

就连山坡上的庄稼

结出的硕果也长出了淡淡的忧伤

当我俯视这座融入太多记忆的城市

再也看不见摇曳的灯火泛滥

再也看不见送花人的影子与花篮

再也看不见你是否举起的手

我的视野只有川流不息的车马人流和梦想

怀着无数的心思奔向各自的方向

在未知的猜测中

在未知的寄托中不安地奔走

我的心为何像一朵快要凋零的花

美丽又失落？

我的心为何又要像无数的花瓣

向阳光表达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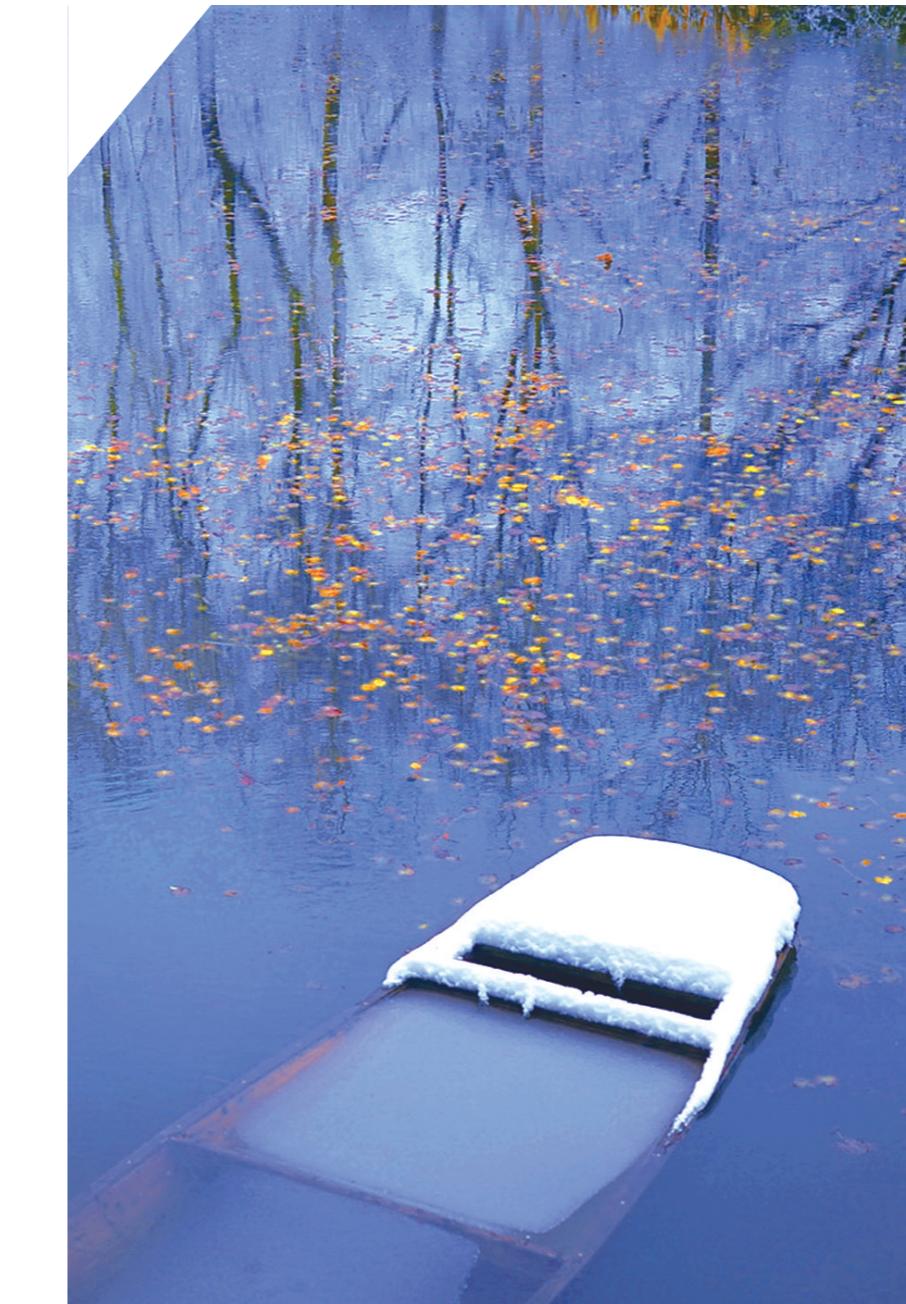
那一定是沉淀了太多情感的力量

我知道前方是梦的故乡

其实无法指望

无法指望的感觉

就如梦花一样盛开盛开而又凋落凋落



冬梦渐醒 苗青 摄

澧水源头(组诗)

刘晓平

澧水源头
山谷里的水最甜
岩壁上的景最美
澧水源头的山与水
是世界上最让人陶醉的梦境

三千零一峰是铜像
矗立的是后人对伟人的想念
棱棱角角是山的形象
也是澧水人精神的境界

叮叮咚咚的源头水
伴随着《马桑树》缠绵的歌声
唱柔了溪水，唱矮了山岗
心碎了，歌声依旧潺潺动人

澧水源头的山与水
是钢性的形象
是柔水的灵魂
是动人心魄的地域风情

澧水河的母亲
八大公山是慈祥的
绿色无边的森林是她宽阔的胸怀
她是孕育澧水河的母亲
无数条小溪是她的无数个梦想
都踩着时间的节拍汇成澧水
为共同的思念寻找方向

芭茅溪
芭茅溪很小
曾经只是骡子歇脚的驿站
它就像澧水这条青藤尖上的花苞
在岁月的轮回中放射希望的光华

芭茅溪让人难忘
难忘的是两把菜刀的故事
在历史的岁月里放射光芒
让芸芸众心(生)燃起不灭的火焰

澧水如弦
拨动我生命深处的回音
故事虽已苍老 但精神和
思想却如种子一样萌芽

马桑树
澧水源头
人人都会唱桑植民歌
人人都会唱《马桑树》
宋祖英把《马桑树》
唱到了金色的维也纳
我看见蓝眼睛黄头发的男女
为之鼓掌为之动情

马桑树是什么样的树
在澧水的源头我认识了它
它是一种不高的灌木树
但却是这地方人们的图腾树
它是爱情树英雄树坚贞的树
它的内涵也与红军有关
这里的红军都有马桑树一样的传说

澧水河边的月亮湾
澧水河是条灵性的河
她沿途从不停顿远行的脚步
也没有被美丽的风景迷住
弯来拐去自己倒成了风景

在进入张家界城边的时候
她就那么随意地一弯一拐
造就了澧水河边的月亮湾
月亮湾就成了我的新家
我是循着兰花的幽香找来的
不经意间便发现了老庄的那只蝴蝶
它积蓄了几千年的能量诱惑我

把我困在夜的中央
蝴蝶总是让我做梦
梦里梦外全是故乡

你追剧，我奖励，5.2万元一次，你来不来！

——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剧评大征集

在我市取景拍摄的全国脱贫攻坚重点电视剧、全省重大文艺项目《江山如此多娇》已于2021年1月10日起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为进一步激发各行各业干事创业的激情，凝聚推进张家界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扶贫办、市驻村帮扶办、市文联、张家界日报社决定共同举办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观后感及剧评征集评选活动。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扶贫办、市驻村帮扶办、市文联、张家界日报社联合主办，张家界日报社具体执行。

征文时间：2021年1月10日至2月10日

征文要求：

- 1.来稿需紧扣《江山如此多娇》剧情主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主题鲜明、观点正确、逻辑严密、文笔流畅。
- 2.为原创作品，此前未发表，作者应对作品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文活动的所有规定。
- 3.题目自拟，文体不限；文稿标题用二号字、方正小标宋简体，正文用仿宋GB2312、三号字排版。

投稿方式：

- 1.本次征集评选活动设一等奖3名，奖金各4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各2000元；三等奖20名，奖金各1000元。
- 2.所有获奖作者将获赠张家界莓茶一份。
- 3.评奖结果在《张家界日报》、掌上张家界、爱视网、张家界公众信息网同步公示。
- 4.择优刊发部分获奖作品。

